# 父子与小鸡

◆杨华

虽说节气已过秋分,阳光依旧毒辣,天气依旧闷热,只是早晚温差大了一些。这天中午,我带着儿子熙熙顶着烈日蔫蔫地往家走,经过便水门的时候,突然传来了叽叽的叫声。他被吸引住了,马上停住脚步张望,发现公交站台后的阴凉处有商贩在卖小鸡。

熙熙急忙跑过去,蹲在塑料箱子边好奇地朝里看。箱子里足有十几只小鸡,看样子刚出壳没多久,浑身毛绒绒的,像一团团黄色的毛线球在箱子里滚动,还不断叽叽地叫着,像是在找妈妈。我估计它们都是机器孵化的,整个过程都没有母鸡的陪伴,寻找母爱只是它们的天性使然。

商贩见有生意上门,赶紧丢了一撮饲料进去。箱子里顿时像开了锅,小鸡们扑腾起来,低下头脖子一伸一缩地啄食饲料,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,好像一场暴雨打在铁盆上。

熙熙抬起头,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,犹豫了一会儿,问我:“爸爸,能不能买一只小鸡?”我没有马上回答。本来小孩子养小宠物无可厚非,这不仅可以培养他的责任心,还可以让他了解动物神秘的生长过程,一举多得。可是当我听到小鸡的叫声,埋藏在内心深处的“叽叽”声突然飘了出来,带着凄厉和悲伤,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回响,让我有些伤感。

小时候,我家养猪也养鸡,不大的院坝成了它们的游乐场。院坝里栽着五棵果树,棵棵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,刺眼的阳光被厚实严密的枝叶挡住,在树下形成一片阴凉。从树下往上看,重重叠叠的树叶在微风中微微颤动,偶尔漏出无数明亮的光点,一闪一闪的,像是撒满星星的夜空。记忆中总有一群肥嘟嘟的小猪仔在院坝里撒欢,一只母鸡带着小鸡在树荫里刨食。

母鸡一边走,一边咯咯唠叨,像是在提醒身后的小鸡不要迷路。一群小鸡紧紧地跟在妈妈身后,不断地叽叽欢唱。一只调皮的小鸡看到猪屎上的苍蝇,眼睛一亮,摇着屁股猛冲过去,却扑了空,又摇着屁股悻悻地回到队伍里。看到堆积的枯枝败叶或蓬松的小土堆,母鸡飞快地踏着步子跑过去,伸出爪子迅速地刨开,露出一群慌乱逃窜的虫子和几条惊慌扭动的蚯蚓。鸡仔们兴奋地叫着,一拥而上,你争我夺。母鸡站在一边,咯咯地叫着,好像在叮嘱孩子们慢些吃。



太阳慢慢落山,夜色渐渐晕染了村庄。猪扒着圈栏在撕心裂肺地咆哮,燕子在屋檐下的窝里进进出出,枯瘦的老人挑着巨大的柴捆稳稳地走过我家大门口,一群黄牛拖着疲沓的步子慢慢悠悠地跟在后面。我端着盛满米饭的盘子站在院坝里,撒下饭粒,咯咯地召唤鸡群。公鸡扇着翅膀冲了过来,母鸡带着小鸡也围到我的脚下,它们翘起屁股,头一点一点地啄食起来。那一刻,我俨然成了傲视天下的王。

有时候,母鸡卧在圈里一动不动,咯咯地鸣叫,说明要下蛋了。这时,谁也不能打扰它,隔不多久,便会生下一个椭圆的鸡蛋。我握着温热的鸡蛋,仿佛感到一个未曾谋面的生命正在另一个时空悄悄孕育,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。

熙熙的额头上沁出了密密的汗珠,见我没有答应,显得更加焦急,看看小鸡又看看我,哀求道:“爸爸,就买一只小鸡,可以吗?”我有些心软了,但又怕他是三分钟热情——万一他失去兴趣,我该怎么办?毕竟是一个可爱的生命。我想了想,决定提一个要求,他必须答应。我说:“你要坚持喂小鸡,不要让它挨饿,而且要经常给它清洗鸡窝,你能做到吗?”我认真地看着熙熙,接着说:“不然,我们就是在变相地伤害它。”他瞪着眼睛听我说完,严肃地点点头,铿锵有力地“嗯”了一声。“嗯……这样,给你一天时间认真考虑,考虑成熟后再来找我,行吗?”我蹲在熙熙身边,郑重其事地说。“好吧!”他明显有些失望,蔫蔫地跟着我朝家里走去。

一路上,一只小鸡凄厉的叫声在我脑海里一阵阵回响,不断撕扯着我。虽已间隔二十多年,结痂伤口还是被小鸡的叫声撕开。这听上去有些矫情,但幼年受到的刺激,确实会像弹头一样嵌在心里,偶尔还会隐隐作痛。就像那年,弟弟从河坎上一头扎进河里,额头重重撞在尖锐的石壁上,一声沉闷的轻响,头上顿时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,鲜血直流。直到今天,想起那个场面,闷响就会不断传来,一声比一声沉重响亮,像是自己受了伤。

记得那是一个无聊的夏天,太阳火辣辣的。大人们上山劳作,小孩子泡在河里,老狗蜷在墙根下伸出舌头呼呼喘气,几只苍蝇在饭桌上搓搓手、抹抹脸,又窜向别处。村子里静悄悄的,像是沉入荒凉的梦里。我对着风扇,坐在椅子上打盹,屋里只有苍蝇的嗡嗡声。那时,我才读小学四年级,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三公里以外的老街,从未思考过现在和未来。

朦朦胧胧中,我听到进屋的脚步声、锄头靠在猪圈边的叮当声,以及鸡群惊慌中发出的咯咯声。妈妈在院坝里兴奋地喊我:“贵贵,快看!”我睁开眼,缓缓地站起身,趴在堂屋门上朝外张望。妈妈放下背篼,指着里面,故作神秘地叫我过去。我跨过门槛,无精打采地走过去,眼睛一亮——背篼里躺着一只羽毛暗淡的野母鸡,奄奄一息的样子;一只毛绒绒的小鸡围着它凄切地叫着,“叽叽…… 叽叽……”像是在焦急地呼唤。

看到这一幕,幼小的我心里瞬间涌起一阵酸楚,好像自己变成了没有妈妈的鸡仔。多少个风雨交加夜晚,我总会颤颤巍巍钻进爸爸妈妈的被窝寻找安慰。这么弱小的生命,失去了母亲,它该怎么存活?心里想着,眼眶里竟盈满了泪水。

“妈妈,它怎么了?”我指着奄奄一息的野母鸡问。妈妈若无其事地看着我,淡淡地说:“它吃了撒在苞谷地里的毒药,恐怕中毒了。”“快给它打一支阿托品!”我哀求妈妈救救野母鸡,说完就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。爸爸是兽医,家里存了好多药,村里牲口中毒或生病,村民就请他去,我也经常跟着去,能顺带吃上一顿好伙食。印象里,爸爸给猪牛治病经常用阿托品:透明的玻璃瓶被他用镊子轻轻敲碎瓶帽,插进注射器一抽,再混合其他药水注射进牲口的体内,好不好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

妈妈被我缠得没法,学着爸爸的样子给野母鸡打了一针。当那一管药水推进它的身体,我仿佛看到它暗淡的眼神闪起了光亮,然后慢慢支撑起身体,带着小鸡一步一回头地走进了郁郁葱葱的山林里。

可是奇迹并没有发生,野母鸡蹬了几下腿,慢慢闭上了眼睛,僵卧在背篼里。小鸡还在“叽叽”地叫着,声音变得越来越凄厉。我用双手把它抱出来,轻轻放在竹筐里,丢了一些饭粒,放了一瓶盖清水。它就像思母过度的孩子,滴水不进。我想,等它熟悉环境,心情平复了,自然会吃东西。可是黑夜降临了,蚊子都饿得嗡嗡叫,它还是不吃不喝,只顾撕心裂肺地叫着:“叽叽……叽叽……”一声比一声凄厉,叫得我阵阵心痛。我红着眼,就着昏黄的灯光,蹲在那里看着它,心里祈求着它快吃东西吧!妈妈走过来,提醒我该睡觉了。我转过头,用红红的眼睛看着她,伤心地说:“它不吃东西,要饿死了。”妈妈摸着我的头,温柔地安慰我:“小鸡不饿,明天它就会吃了。”

我睡在床上,蛙鸣声咕咕嘎嘎一浪一浪涌来。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光,“叽叽”叫声在黑夜里异常清晰尖厉,像一支支箭一样飞来,扎在我的心里。没有妈妈的孩子多可怜啊!它本来应该跟着爸爸妈妈在山林里无忧无虑地生活,在树荫下躲避烈日,在大雪天挨着妈妈躲避寒冷,如今却孤苦伶仃,多么令人伤心啊!想着想着,眼角流出了泪水,浸湿了枕头。不知什么时候,我昏昏沉沉地掉进了伤心的梦里。

在梦里,春日的阳光和煦温暖,山川大地正被绿色涂染,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,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。田野里,水牛正奋力地拉着犁头,农民掌着犁把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,挥舞着鞭子轻轻地吆喝着。一块块黑泥顺着弯弯的犁铧升起又落下,柔顺地倒在一条线上,新泥露在外面,引来几只小鸟啄食蛰伏的虫子。

我跟着妈妈去很远的地方给劳作的爸爸送饭,途中要经过无数稻田:有的刚被犁过,蓄着浑水;有的依旧荒草萋萋,无人打理。我们沿着纵横交错的田埂急急走着,妈妈背着背篓走在前面,我迈着步子紧紧跟着。突然,妈妈一步踩空了,惊慌地挥舞着手,摔下了高高的坎子。我惊恐地大叫起来:“妈妈!妈妈!”我不想失去妈妈,一边跑一边叫,跑到妈妈摔倒的地方,焦急地朝坎下看——满身黄泥的妈妈坐在稻田里,背篼倒在一边。

“妈妈!我来救你!”说完,我顺着坎子的斜坡,手脚并用地爬下去,衣服上沾满了黄泥,手脚被野刺划开了口子。我站在田里,拉住妈妈的手,身体后倾使劲地拉着,她借势一手撑地,双腿用力,艰难地站起来了。妈妈欣慰地看着我,我心疼地看着妈妈——我们都是花脸猫,两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它深深刻在我的心里。我在梦中笑醒了,眼里噙着泪水。没有梦的隔离,“叽叽”的叫声瞬间划破了黑夜的宁静——小野鸡还在凄厉地叫着,像是从茫茫大海里传来的求救声,微弱又巨大,声声揪着我的心。我伸手拉开电灯,拿起电筒朝堂屋走去。

月光浩大轻柔,窗外的世界笼上一层薄薄轻纱,朦朦胧胧,又像是谁甜美幸福的梦。一束月光穿过方形的窗格子,斜斜地照在竹筐上,小鸡站在月光里“叽叽”地叫着。我打开电筒,堂屋亮起一圈明亮的光,那束轻柔的月光便瞬间消融了。

我蹲在竹筐边,打着电筒照着小鸡。突然的光亮让它紧张起来,更加惊恐地叫着,音调更加尖锐,像一把利刃疯狂地划拉着黑夜。我把电筒的光圈稍稍移开,用光圈外淡黄的光晕罩着竹筐,一边伸手抚摸它柔软的绒毛,一边喃喃地说:“小鸡,不要怕,我是你的好朋友。”“咕!咕!”猫头鹰恐怖空灵的叫声传来,让人后背发凉,汗毛倒立。我赶忙抱起竹筐,狼狈地跑进睡房里。

整夜,睡房的灯一直未关。我侧躺在床上,瞪着眼看着孤独的小鸡。

太阳升起来了,温暖的阳光挤挤挨挨地通过窗子照进房间里。小鸟在树上欢快地叫着,几头牛在屋后的石板路上慢悠悠地走过,踩出“哐哐”的声响;爸爸在院坝里磨刀,搓出“沙沙”的声音;妈妈大声喊着对门的大娘:“背时婆,又去哪里砍柴?”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,朦胧中,“叽叽”的叫声突然炸开,我猛然睁开红肿的眼睛,起身看着小鸡——它还在“叽叽”地叫着,只是音调变得绵软无力。

“过了一夜,你该饿了吧?”我心里想着,随即穿好衣服,抄起锄头去菜地里挖蚯蚓。当几条活蹦乱跳的蚯蚓出现在竹筐里,它只是伸着脖子叫,看也不看一眼;我捏着蚯蚓送到嘴边,它就把头偏向一边,继续“叽叽”地叫。

我有些生气了,将蚯蚓狠狠地甩得老远,接着蹲在一边生闷气。“为什么把它带回来?”我带着哭腔嘟囔道,开始埋怨妈妈。小鸡这样下去肯定会饿死,它死了,我会难受很久。要是你不带它回来,至少我不会这样伤心。

隔了一天,小鸡终究死了。但它死的样子我全忘记了,也不记得怎么处理它的尸体——也许被妈妈扔到河里了,也许被我埋了。不过它凄厉的叫声却存在我的心里,平时一直风平浪静,偶尔也会激起层层涟漪。

过了几天,我以为熙熙忘记了买小鸡的事情,没想到他又旧事重提,信誓旦旦地说一定照顾好小鸡。作为父母,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,毕竟教育不仅仅是学习文化,那不是人生的全部。

我带着熙熙去买了一只壮实的小鸡,它全身长着黄色绒毛,只有两只翅膀上长着几根粗短的羽毛,像是披着一件破旧的蓑衣。熙熙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抓着小鸡,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,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爱怜之情。那一刻,我有些欣慰又有些感动——幼小生命之间的邂逅和尊重,往往来得如此坦率、纯粹、真诚。

回到家,熙熙找了一个纸箱作为小鸡的家,并细心地开了两个通风口,又剪下矿泉水瓶的瓶底当作小鸡的饮水槽。一切准备妥当,他又撒了一撮饲料进去,才放心地去做作业。

刚开始,有两三天时间,小鸡一直在凄厉地叫。也许是因为过惯了群居生活,突然离群索居,有些不适应;或者对于所有生命,孤独都是沉重的。我有些担心,它会不会像小野鸡一样痛苦地死去。

一切都好,熙熙每天都会按时给小鸡加水喂食,甚至在大人的提醒下,不厌其烦地打扫箱子的卫生。他还不懂得体贴关心别人,但通过喂养小鸡,他一定获益良多。

小鸡渐渐适应了新环境,吃喝正常,翅膀上羽毛越来越粗壮厚实;也不再凄厉叫唤,只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转来转去,像是在散步;偶尔抑制不住好奇,会扑腾翅膀试图跳出箱子。有人去喂它,它会兴奋地叫起来,像是失散的孩子找到了母亲。

有空的时候,我会提着箱子带它去小区里溜达。来到广阔的天地,它显得无比欢快,一会儿往左跑,一会儿往右跑;有时停下来,一边“叽叽”地叫,一边低头啄地上的东西,就像熙熙做完作业在广场上玩耍的样子。那“叽叽”的叫声,如此悦耳。我坐在石椅上看书,它有时又跳到我的脚背上蹲一会儿;我去丢烟头,它就摇着屁股慌张地追来,生怕被我丢下。原来,小鸡把我当作亲人了。那一刻,我感到责任如此重大。而熙熙也不是我担心的三分钟热情。今天放学,他把小鸡捉到客厅里放在地板上玩耍,小家伙窜了一泡稀屎,他赶忙用纸巾擦掉,还认真地给小鸡擦屁股。那滑稽的样子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如今,我的家里也算是多了一个成员,同时也多了一些乐趣。熙熙履行着自己的诺言,他会在与小鸡的相处中获得一份美好的回忆;而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:你越是害怕的事情,越应该郑重地重新面对一次。从中你会发现,有些事并不那么可怕。

它的可爱坚强,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不敢窥视的角落。那里草木葳蕤,鸟语花香,一只小鸡钻出草丛欢快地朝我跑来,让我不再害怕藏在心里的凄厉“叽叽”声——熙熙和小鸡治愈了我。

故乡人物⑦

# 熏猪匠老夏

◆黄政芳

桂花寨老夏是方圆几十公里有名的熏猪匠,肩上时常背着个油光发亮的旧书包,里面装着他熏猪用的“剃刀、剪刀、麻线”等工具,每到一寨只要掏出牛角一吹便传出清脆的声音:“割猪,割猪,割……猪……”人们立刻知道是老夏来了,连忙跑到路口喊:“熏匠师傅,有请有请!”老夏把他的宝贝牛角放进书包里,跟着来人向密林中的人家走去。

其实老夏以前不会熏猪,一次有位衣衫褴褛老人蹒跚路过他家门口,实在走不动了就上门讨口水喝。他爽快请进老人,递了一大缸凉茶,还煮了一锅白米饭给他吃。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那可是用来招待贵客的。老人在他家住了三天,临走把一套熏猪的工具和一本小册子留给了他,并把几个熏猪的绝招教给了他。

老人走后,老夏开始练习熏猪:先是用红苕、萝卜、冬瓜来练刀法,后来才用兔子、老鼠来练手。完全掌握要领后就拿自家的小猪来试验,等把自家和叔伯兄弟的猪都熏成功了,才正式走村串寨开始熏猪营生。

大家开始不相信他,他就给人免费熏猪,并承诺若是因为自己的技术导致猪死亡他负责原价赔偿。有便宜占何乐而不为,有人就开始让他熏猪,看到效果后,人们纷纷请他上门。这样的免费生意进行了大半年后,周围村寨的人们都知道了桂花寨有个熏猪匠老夏,不但手艺精湛,还不收钱。全寨的人都骂他傻,不收钱还担责,不知图的什么?老夏总是憨憨一笑,不作任何争辩。

这天,寨里老文买了五只猪仔,兴高采烈地上门找老夏。老夏为难地说:“今天已经答应木抱邓老三了,要不你晚几天吧。”老文一听急了,晚几天那要少长多少肉呀,再说猪大一天再熏危险就大一成。他大声说道:“我不要你免费,按行价三块一头给你钱。”老夏想了想说:“好吧,看在同寨的份上先帮你忙,邓老三的猪就等明天去熏吧。”老夏从猪圈里抓出一只小母猪,用手从猪头顺着脊背往猪尾一抹,猪顿时一动不动任其宰割。他先在猪下腹部的肋窝处斜拉一道寸余长的口子,一口白酒喷在手上后伸进二指左右探寻,找到“儿肠”(即卵巢和输卵管)轻轻拉到外面用手指掐除,然后用针将刀口缝合,倒上白酒清洗消毒。把猪放开的瞬间,老夏往猪屁股上一拍,喊道:“喂起八百斤,长成水牛大!”老文高兴不已,连忙说:“师傅手艺高,美名传千里。”熏公猪仔相对就要简单些,一拉、一挤、一扎、一割、一缝就工作完成。一个早上,老文的五个猪仔熏好后,老夏已经满头大汗。老文特意让老婆用牛角葱炒了盘腊肉,外加一盘猪卵子,与老夏高兴地喝了几杯。临走,老文取出十五块钱给老夏,老夏推辞起来,说:“都是一个寨的还拿什么钱?”耿直的老文坚决地把钱塞到老夏手里,老夏才勉为其难地收下。

这以后,人们再找老夏熏猪,都会请他吃饭并付工钱。慢慢地花钱请老夏熏猪成了习惯,老夏也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份工钱。

但每年主动上门给寨里田大爷免费熏猪是雷打不动的事,因为田大爷是寨里的五保老人。不收五保老人的钱是桂花寨一直延续下来的规矩。

# 父亲的汗水

◆廖加宾

我的老父亲廖恩武,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。

父亲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印江天堂响水网红瀑布畔。山里的孩子早当家,小学毕业后,因品学兼优,他被直接推送入读印江民族中学,是当年乡里难得的优秀学子。初中毕业之际,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,他一腔热血报名应征入伍,开启军旅生涯。八年军营岁月,父亲履职尽责作风过硬,多次获评优秀,家中至今珍藏着沉甸甸的自卫反击战胜利纪念勋章与各类荣誉奖章。在部队期间,他主要从事军需后勤、物资运输与宣传工作,因写得一手好字,便负责书写墙报宣传政策。服役期满,退伍归乡后,父亲被县武装部委以重任,负责统筹组织当地民兵训练工作。那些年,他初心不改,白天躬身务农养家糊口,夜晚带队练兵宣传政策,扎根乡村默默奉献。当时村寨办学不易,他又牵头组织兴办村组民办小学,聘请村内识字知书的乡贤任教。当时师资条件简陋,薪资微薄,一学期仅需每户学生家庭上交八斤至十斤大米。

1989年,甘金桥水电站开工修建,浆砌石拱坝工程需要大量石工与劳力。父亲又主动带头,集结村寨及周边村民组建石工副业队,扎根电站工地苦干三年,熟练掌握了石匠技艺。彼时每日务工收入仅有数元,却必须撑起一家人的生计。此后多年,他靠着一身石工手艺,带领乡邻承接屋基开挖、堡坎砌筑等乡村工程,带动村民增收致富。后来,父亲在承接冉家至甘金桥公路临时硬化工程时,利用机械便宜,将村寨老水井进行改造修缮,村民有了良好饮水条件。后续又争取政府饮水工程扶持,为村寨修建了大型蓄水池,铺设输水管道,将山间清甜泉水引入家家户户,彻底解决了祖辈困扰的饮水难题。

电站建设期间,村民集体增收,生活渐好。父亲牵头组织村民集资投劳,拆除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响水沟风雨木桥,改修成坚实稳固的石拱桥,让其得以沿用至今。同时带领村民无偿为电站投工出力,换取电站支持村寨一台变压器,架设了输电线路。从此,深山村寨告别了世代煤油灯照明摸黑度日的尴尬岁月。

因家中姊妹众多,房屋狭小,我于一次深夜不慎从二楼楼口坠落一楼,迫使父亲暗自立誓,一定要改善家人居住条件,让家人安居乐业。

电站竣工后,工地设备尚未撤离,父亲抢抓时机,邀约乡邻前往大坝采沙,人工翻山越岭挑沙回村;又就地取材,踩泥制砖,开挖砖窑,烧制青砖,砌筑石灰窑煅烧石灰,邀司机拉运水泥、钢筋,辗转筹备所有建房建材。万事齐备后,聘请泥瓦工匠破土动工,在响水瀑布旁建起了村寨的第一栋砖混平房,彻底改写了深山木屋居住的历史。

安居方能乐业,通路方能致富。看着村民常年背挑抬运,出行艰难,此后三十余年,父亲年年牵头,带领全村村民靠着锄头、撮箕,一锄一土,日复一日开山修路。他统筹分工,调解占地纠纷,记录务工工天,兼顾农事与基建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全村硬生生把一条崎岖山路一点点拓成通畅土路。

2015年冬天,在父亲号召下,全寨村民再次集资出力,将沟底桥至村寨家门口路段承包修缮,土路全线贯通。彼时我已大学毕业,也主动撰写申请报告,对接镇、县各级部门,陪同父亲奔走请示,争取政策。恰逢甘金桥胡家坝电站公路硬化项目落地,家乡道路建设成功纳入统一规划。三年过去,承载几代人期盼的水泥公路,终于全线硬化直达村寨家门口,后续陆续加装了安全护栏,并纳入镇村道路常态化保洁养护。

为助力子女安家立业,操劳半生的父亲又远赴华东、东北及广东各地,轮流帮子女照看孩童,默默付出毫无怨言。如今定居县城,每日接送孙辈上学,闲暇品茶下棋,安享儿孙满堂的幸福晚年。

2022年,我在家半年,便接过家乡建设接力棒,在父亲指导下,联合众乡邻,全力投身响水网红瀑布景区开发建设,先后建成迎宾龙门、听瀑亭、亲水泳池更衣室、环山亲水步梯,打通猴子洞道路,修缮龙洞泉水水系,架设网红吊桥,打造聚宝盆景观。

如今景区配套持续完善,监控亮化,龙洞彩灯,生态鱼池、秋千滑梯、休闲蹦床等游乐设施逐一落地。昔日无人问津的深山穷沟,正一步步蜕变为风景秀丽、游人络绎的世外桃源。

父亲有理由无比欣慰。



# 梵净山的风

◆梅华

在我是攀登者的时候,
你是
来爽朗我身心的风,
这是彼此
寻找的
心向往的忠诚相伴。

可永恒
是肉体与利刃的缠绵,
伤口是深入
肺腑,而我们
并不自知。

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
可我们彼此都言
要死。
可岁月是一张
虚无的背影,
言行一旦抵达绝情,
只有虚荣
那十分空洞的回音。

而在高处时,你我
都仿佛
有彼此继续存在,
只是我心静,
风是冰冷的
十分虚无。

我还想着你留给我的
一个完整的
自然,不让那些
美丽的花草
脱离我的世界。

可现在是秋天,你我
拥有的
只是一个共同的故事。